

## 现代汉语名词谓语句研究综述

杨璐泽

苏州大学文学院

E-mail: [20225201029@stu.suda.edu.cn](mailto:20225201029@stu.suda.edu.cn)

### Abstract in English

A nominal predicate sentence refers to a sentence in the form of "NP<sub>1</sub> + NP<sub>2</sub>". In this structure,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at NP<sub>1</sub> is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and NP<sub>2</sub> is the predicate component of the sentence. This thesis takes the nominal predicate sentence in Chines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nominal predicate sentences in China. The research on nominal predicate sentences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period of defining research from the 1940s to the 1960s, the three-dimension research from the late 1970s, and the cognitive research from the new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nerative grammar, categor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grammatical metonymy, the research in the new century has carried out multi-level research on noun-predicate sentences,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noun-predicate sentence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analysis mechanism of the definition of noun-predicate sentences is not perfect, the discussion on the predicate of nouns is not deep enough, and the cognitive empirical research on nominal predicate sentences is not sufficient.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Nominal predicate, research status, cognitive grammar

### 摘要:

本文以现代汉语中的名词谓语句为研究对象,全面梳理了国内对名词谓语句的研究成果。汉语学界对名词谓语句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界定研究时期,70年代末开始的三平面研究和新世纪开始认知视角研究。新世纪的研究从生成语法、范畴化和构式理论、语法转喻等视角出发,对名词谓语句展开了多层次的研究,成果丰硕,但名词谓语句的研究仍存在诸多问题,名词谓语句的辨析机制不够完善,对名词的谓语句性的讨论还不够深入,对名词谓语句的认知实证研究还不够充分等。

**关键词:** 现代汉语; 名词谓语句; 研究回顾; 认知语法

名词谓语句指形如“NP<sub>1</sub>+NP<sub>2</sub>”形式的句子,在该结构中,一般认为NP<sub>1</sub>作句子的主语, NP<sub>2</sub>作句子的谓语成分。目前,国外语言学界对现代汉语名词谓语句这一特殊现象的认识和研究尚不充分,因此我们主要讨论国内名谓句的研究现状。关于名词谓语句

句的研究在找到其独特的研究目的与价值之前，历经了三个时期，即：（1）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名词谓语句的发现与界定时期；（2）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研究方面为主的分类与描写时期；（3）新世纪开始的以认知语言学为视角展开的对名词谓语句的解释时期。

## 1. 名词谓语句的界定研究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是名词谓语句的界定研究时期，这个时期学者们发现了形如“NP<sub>1</sub>+NP<sub>2</sub>”的句子，并针对这类句型的独立性展开了讨论，否定派认为这类句子只是省略的动词谓语句，肯定派则认为这是汉语中独特的语言现象，并开始重新审视名词的性质。

### 1.1. 名词谓语句的发现

吕叔湘（1942）最早关注到汉语表态句中名词做谓语的现象，他认为这是文言中的一类特别用法，例如：

（1）“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第十二》）<sup>1</sup>

此处的名词表示主语的状态或性质，作用同形容词。这是古代汉语中的名词谓语现象，吕叔湘没有对现代汉语进行讨论。

高名凯（1948）也注意到了汉语中存在部分名词不需要系词可直接做谓语的现象，将这类句子称为“不用系词式名词句”<sup>2</sup>。赵元任（1952）在列举北京口语的谓语种类时正式提出“体词谓语”<sup>3</sup>，英文原文中并没有明确体词的所指，译者将体词限定为名词、代名词、时间词、地位词和助名词复合词等，属于广义的名词谓语。如没有说明，下文所说的名词谓语句实质上均指体词谓语句。

丁声树、吕叔湘等（1953）以中科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身份发表讲话并整理成稿，讨论句法时以谓语的性质作划分标准，第一次将体词谓语句定义为体词做谓语的句子<sup>4</sup>，其中体词实指体词结构，由名词、数词、量词和一部分代词四种词彼此结合。该讲话于1961年改版，体词谓语一章没有根本变化。

### 1.2. 名词的述谓性之争论

自学者发现形如“NP<sub>1</sub>+NP<sub>2</sub>”的句子之后，关于这类句型中的NP<sub>2</sub>是否能独立成为谓语的问题，各家可分为肯定派与否定派，争论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跨度长达30年。

<sup>1</sup> 吕叔湘：《中国语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55页。

<sup>2</sup>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上海书店1948年版，第88页。

<sup>3</sup> 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开明书店1952年版，第17页。

<sup>4</sup>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语法讲话》，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3年版，第9页。

否定派最突出的是黎锦熙、刘世儒和李临定三人。黎锦熙、刘世儒（1957）认为形如“NP<sub>1</sub>+NP<sub>2</sub>”的句子实质为“NP<sub>1</sub> 是 NP<sub>2</sub>”结构，只是省略了“是”的判断句，不必将此处的 NP<sub>2</sub> 看做谓语，因而体词谓语结构也不存在。李临定（1986）则扩展了名谓句的省略成分，他认为名谓句本质上是特殊的动谓句，因此名谓句不仅仅可以省略系词，也可以省略谓语动词。

否定派的逻辑链存在问题，他们没有直接论述为何汉语中的名词不具备谓语性质，而是从转换的角度出发，说明名谓句本身为动谓句，偷换了命题，导致他们甚至不能证明 NP<sub>1</sub>+NP<sub>2</sub> 结构可以转化为 NP<sub>1</sub>+VP+NP<sub>2</sub> 结构，只能说明存在这样的转换的可能性。

相对于否定派，肯定派的人数众多，代表有高名凯、龙果夫、朱德熙、叶长荫等人。肯定派的任务有两个，第一是强调名词谓语句可作为独立句式，而不是省略了系词的省略句；第二，在认可名词谓语的自足性之后，他们必须找到名词性成分能担任谓语的论据。面对这两大问题，肯定派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否定系词的作用，二是“扩大”体词的功能。

高名凯（1960）应用第一种思路，他已经指出没有系词的名词句更常见，为了说明名词句的合法性，他强调系词只是虚词，不是必要成分。这种说法过于勉强，因为虚词也承担一定的语法意义，既然其可能参与构成谓语，那么单纯否定系词的作用，无法证明系词在名谓句中不是被省略的。

第一条路无法反驳否定派的观点，朱德熙和叶长荫则尝试从体词成分的特性和功能入手。朱德熙（1982）承认当体词成分为名词和时间词时，体谓句可加上“是”字转化为动词性谓语句，如：

(2) 你（是）傻子。

(3) 明天（是）星期三。<sup>5</sup>

可见，朱德熙承认存在体谓句可以转化为动谓句，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德熙同意“省略说”，因为他指出部分体词结构不可以加系词。如：

(4) a.这孩子圆圆的脸。

b.\*这孩子圆的脸。

(5) 他二十岁。

(6) 这间屋子三扇门。<sup>6</sup>

---

<sup>5</sup>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2 页。

<sup>6</sup>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3 页。

这三句都无法在谓语前添加系词“是”，因此没有被视作省略句的可能。其中（4）句的谓语为形容词做定语的偏正结构，可以看出性质形容词无法构成体词谓语，状态形容词可以。（5）（6）句均为数量词结构，朱德熙认为数量词结构可以自由做谓语，但其没有解释。

叶长荫（1982）也认为某些体词有表达功能，因此部分体词不需要系词“是”或其他谓语动词而直接做谓语。朱德熙和叶长荫均认为体词结构具备谓语性，然而一旦涉及到谓语性的成因，或者为什么体词成分会具备表达功能这类问题，两人都有些语焉不详。由此观之，肯定派与否定派之争在该阶段对体词的谓语性质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 2. 名词谓语句的三平面研究时期

语言学研究的传统方法三平面研究在 70 年代末开始被广泛应用于名谓句的研究，学者们开始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去描写名谓句的组成，并尝试解释名谓句的合法性，以图彻底驳倒反对派的观点。

### 2.1. 句法研究

句法研究由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集中于对名谓句内部各类句法成分的考察。开始时，学者首先注意到了名谓句中名词谓语句的类型。

吕叔湘（1980）认为谓语名词往往是复合名词或名词短语。朱德熙（1982）界定了谓语名词的三种类型：1）名词性偏正结构；2）数量词和数量名结构，这两种成分可以自由地做谓语；3）名词、时间词。叶长荫（1982）的研究是当时最深入的，是八十年代对体词谓语句描写得最充分的学者。他介绍了体词成分的十种结构形式，可整合归纳为五类：

1) 无限定或有限定词的名词短语，限定词可为名词、形容词、数量词、疑问代词和副词；

(7) 小明后天生日。

(8) 蚊子打哈欠，你好大的口气。（限定词为形容词）

(9) 人民永远和红军一条心。（限定词为数量词）

(10) 上午，外国文学课。（限定词为名词）

(11) 他妈的，什么玩艺！（限定词为疑问代词）

(12) 都十七八的大姑娘了。（“副词+名词短语+辅助词”结构）

2) 数量词结构，朱德熙先生已经讨论过；

3) 疑问代词做谓语；

(13) 这什么？

4) 的字结构;

(14) 老陈教书的。

5) 体词性联合结构, 这类于俗语中常见, 如: 铁嘴钢牙、愁眉泪眼、慈眉善目。

叶长荫的描述非常细致, 这五类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体词谓语句的谓语类型。对名词谓语句的研究往往聚焦于做谓语的名词上, 但做主语的名词也有其结构类型的限制, 新世纪后, 班吉庆(2001)首先注意到主语的名词类型及特征, 其后的王世群(2004)和李黎(2007)都分析了名谓句的主语成分, 这三位学者观点类似, 均认为 NP<sub>1</sub> 由名词、代词、名词性短语组成。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名谓句形式。陈建民(1986)提到三种类型的名词谓语句: 1) 主语是“名”; 2) 主语是“动”; 3) 主语是小句。陈一、赵惜微(1998)整理了名谓句的两种基本类型: 1) NP+NP 式; 2) VP+NP 式。这两个研究都提到 S→VP+NP 式的名谓句, 可简称为“动主名谓句”, 沈家煊(2021)从形式和语义上对《繁花》《苍黄》《儒林外史》三部文学作品收集到的约 360 条动主名谓句做了分类描写。不过该研究更大的价值在于对名谓句不成功的三种解释做了回顾与评析: 1) 名词的动词化。沈家煊认为这没有任何依据, 只是一种虚构。2) 名词活用动词。沈家煊指出这低估了名谓句的复杂性, 许多名谓句无法看作名词的或用, 如“环滁皆山也”, 无法将此处的“山”看作名词活用。3) 从词性入手, 汉语的名词是起分类作用的动词(何莫邪 1983), 如上面的“山”便是给环滁的地貌类型分了类。但这类观点没有意识到名词做谓语本来便少见, 如果名词属于动词大类, 那么名词做谓语应该是常态才对, 因此说名词属于动词大类, 这是将特殊情况当成了一般。

对于名词直接做谓语的现象, 沈家煊自己有独特的洞见, 往常的学者都在讨论名词的性质, 想弄清名词在做谓语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沈家煊(2013)跳出了这一思维定势, 从他的名动包含说出发, 推导出名谓句能成立的核心不在于名词的性质, 而在于汉语的谓语本身有指称性, 是名谓句研究中的一朵奇葩。

对名谓句的主语和谓语的名词类型的描写已经非常详尽, 新世纪后学者也开始对名词谓语句法功能的研究。刘相臣、丁崇明(2012)指出名词与定名短语在不同表义类型(表判释、表存在、表说明)的名谓句中有不同的句法功能, 因而为了实现表示判释、存在、说明的表述功能, 不同表义类型的名谓句应该由不同的名词结构(主要为名词或定名短语)来充当句子成分。该研究已经从往常的对名谓句的描写转变为分析不同的表义类型名词结构在名谓句中的句法功能, 尝试将语义模型引入名谓句研究中,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 2.2. 语义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末, 语言学家开始分析名谓句的语义问题, 其过程可分为确立主语及谓语的语义类型, 分析内部成分间的语义关系, 寻找使得名谓句自足的语义特征, 最后引入新的语义理论, 将理论用于动谓句的成果移植到名谓句上。

对名谓句的研究往往先侧重于谓语，语义方面也是先考察谓语的语义类型。叶长荫（1982）在考察了名谓句的句法结构之后，也从语义的角度指出 NP<sub>2</sub> 有严格的选择性，往往是限定性的体词结构才能做谓语，并将谓语的限定归纳为：1）表判断分类的，如日期、气象、机关、职务、事物性质等；2）当核心名词受到形容词或名词修饰限时，往往加语具备谓词性，如形容词、数量词和表示处所、质地、材料等意义的词；3）当名词受到副词修饰时，副词往往为“就”“太”“尽”等，表示强调意义；4）体词性联合结构做谓语时带有夸张或者比况义。

丁雪欢（1994）的描写更为细致，她指出 NP<sub>2</sub> 是整个句子的信息支点，表示 NP<sub>1</sub> 的特性，由此将 NP<sub>2</sub> 的语义类型细分为八类：人种、民族、人物出身、职称、籍贯等等。

作为谓语的 NP<sub>2</sub> 语义类型确定后，还需归纳出 NP<sub>1</sub> 的语义类型，并分析其与 NP<sub>2</sub> 在语义上的关系。丁声树（1979）分析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指出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是属于关系：1）NP<sub>1</sub> 属于 NP<sub>2</sub> 一类；2）NP<sub>2</sub> 属于 NP<sub>1</sub>，且表示 NP<sub>1</sub> 的特性。朱德熙（1982）的观点与丁声树类似，他指出当作为谓语的 NP<sub>2</sub> 为偏正结构时，其所指的事物必须是 NP<sub>1</sub> 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如口语中常使用“这个人黄头发”，却很少见“\*这个人黄裤子”<sup>7</sup>。然而这种定义只是主谓语二者简单的包含关系，无法完整表现出 NP<sub>1</sub> 和 NP<sub>2</sub> 语义关联，周日安（1994）对此做了扩展，将主谓的语义关系归纳为六种：相属、同一、空间、时间、比分、量化。这个时期学者们对名谓句的语义结构没有明确的分析方法，缺乏理论性。

王世群（2004）将上述的语义研究推至完备，他总体上运用形式语义学的方法，将名谓句看作是一个二位表述，空谓项 PΦ 联系 x 和 y 两个论元，由此表示一种静态的关系语义，记作：PΦ(x, y)。那么只需讨论 x 和 y 两个论元的语义类型和关系，就可以分析出名谓句的语义结构。

- 1) x 为时间, y 为时间、天气、事件
- 2) x 为处所, y 为处所或非处所
- 3) x 为物或人, y 为特征、类属
- 4) x, y 都为数
- 5) x 为某一时间, y 为时间、数量、特征

由这五种语义结构，可以看出 x 和 y 之间的语义关系有：等同、性征、类属、存在、时间、比分。讨论名谓句的时候学者们很少应用到形式语义的方法，王世群做了一次大胆尝试，但其研究只是套了一层形式语言学的空壳，没有对其语义模型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没有对空谓项 PΦ 的存在作更多解释。

<sup>7</sup> 朱德熙：《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03 页。

孙道功（2010）将动核结构研究的经验移植到名核结构上，分析出名述结构内部的语义关系模式共 11 种，利用语料库约 20 万个字符，是第一次用大规模的语料库对名谓句进行标注与分析，为往后的精密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前，最重要、最成熟的研究就是对语义特征的研究。邢福义（1984）借助特殊的“NP 了”名谓句句式，最先开始分析 NP 与 S 之间的语义特征。他发现“NP 了”表示一种状态的转移，具有“推移性”，正是这类[推移]的语义特征使得“NP 了”句式合法。马庆株（1991）继续邢福义的“推移说”，非常有创见性地发展了顺序义。石毓智（2000）丰富了顺序义的限制条件，指出谓语名词必须有前时间点的状态，否则无法成为谓语。如：

(15) a. 都大姑娘了。

b. \*都小姑娘了。<sup>8</sup>

“大姑娘”有“小姑娘”这一前时间点，因此具备了顺序义，而小姑娘一般被认为没有前状态，因而无法成立名谓句。

吴正基（2003）梳理了顺序义理论的发展，指出谓语名词的顺序义是以数量特征为前提的，如：

(16) 今天星期日。

(17) 都大姑娘了。

(18) 操场一片喧哗。<sup>9</sup>

星期日是一组七个元素的集合中的一个元素，而大姑娘则是一组有限连续量（小姑娘到老人）上的某一节点，因此这两个名词都具有数量特征。“一片喧哗”作为是有边界的模糊量，因此可以进行模糊计量。

尤翠云（2005）敏锐地察觉到了汉语中名词可具备动态的意义，因此将名谓句分为动态和静态。静态的谓语名词主要为数量、处所、类别，而谓语名词则表示行为、状态转移等语义。

王红旗（2016）确定了汉语的主谓结构的判定标准，两个体词性成分之间必须为主谓关系，且在语义上存在选择限制。在该基础上他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体词谓语句：等同性体、归属性和描写性。在讨论完这三类体谓句之后，王红旗认为无论句子里有无系词，体谓句的语法意义总在于“A 归入 B”。

### 2.3. 语用研究

<sup>8</sup> 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49 页。

<sup>9</sup> 吴正基：《体词谓语句研究说略》，《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2 期。

名词谓语句的语用方面的研究较少，可概括为两类：分析名谓句的语用功能和讨论语用因素对名谓句生成的影响。

李黎（2007）认为名词性谓语句具有描写、说明等语用功能，但这一点在句法语义研究中被广泛提及，因此缺乏更深入的观点。学者对名谓句语用功能的讨论止步于此。

语用因素对名谓句生成的影响本质上是自足性研究，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句子在句法上合法，在语用上却不合法。

刘顺（2003）就汉语中的名词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讨论，其中仔细探讨了名词的语用价值及语义特点，并指出了影响名词谓语句成立的语言形式。其中最显著的语用因素在于表示时间长短的名词谓语句，其语用功能往往有两类：1）强调持续的时间长；2）判断持续的时间短。

陈满华（2008）对体词谓语句的语用、修辞进行了考察，分析了体词谓语句与语体的关系，并更进一步分析了语境对体谓句的制约作用，以此为据将体谓句分类为常规体谓句与非常规体谓句，但由于选取语料的有限性，只是浮光掠影。可贵的是他还第一次关注到了体词谓语句和熟语、口语之间的相似性，提出了体词谓语句可能转换为俗语的现象，魏在江（2017）在研究中分析了俗语中的名词谓语句的时间结构，侧面印证了这一转换的存在。

庞加光（2015）采用概念语义学的视角集中讨论了体谓句中形容词谓语的自足性，高航（2018）延续他的研究，并采用语用学的关联理论，肯定名词谓语句作为根据高频使用固化从而独立存在的构式。

孙歌（2020）基于大量语料考察了语用因素对名谓句句结构生成的制约作用。经研究发现，转喻、主观性表达、主题和焦点、语境、语义自足性、关联理论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名谓句的句子结构生成。这是目前对名谓句生成的语用限制最详尽的一次讨论。

### 3.名词谓语句的认知视角研究

传统的三平面研究无法彻底解释名谓句的合法性与生成机制，随着认知语言学在国内的接受度越来越高，马庆株（1991）、丁雪欢（1994）对顺序义的讨论已经具备了认知视角研究的雏形，他们之后的许多学者也都开始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解释名谓句成立的条件。

高航（2009）应用认知语法的观点，受到顺序义理论（马庆株 1991 等）启发，指出汉语中的名词具备动态性，传统观念中认为名词凸现事物，动词凸画过程，但在仔细分析谓语名词的心理扫描过程时，可以发现名词也可以凸画出过程，如：

（19）今天星期二。

(20) 现在已经夏天了。<sup>10</sup>

这里(19)句中的“星期二”很难将它当作动词,但是(20)句中的“夏天”在整个句子中呈现出了一种动态性,原因在于我们认知夏天的时候进行了心理扫描,在一个“春夏秋冬”的季节量度上从春天开始扫描,终点为夏天所凸画的事物,可以被主观地感受为蝉鸣、蛙声、温度的上升这些感官刺激,四季之间的差别很大,所以夏天在季节量度上的凸显程度大,表现出强烈的动态性。高航认为名谓句的可接受程度与扫描路径的终点的凸显程度呈强相关。由此,我们接受名谓句的过程就变成了心理扫描特定量度的过程。在这种视角下,原本凸画事物的名词也具备了凸画过程的能力,可以视作为属于动词范畴。这一观点非常有创见性,高航进一步将谓语句分为两类:强动态性谓语句与弱动态性谓语句,这两类谓语句通过不同方式凸画出主观运动,并给不同谓语句在量级上的凸显程度排序,给名谓句提供了统一的解释。但高航忽略了部分难以表现动态的名词,如处所词:“鲁迅浙江绍兴人。”此类句子很难找到其量级,还需讨论。

庞加光(2014)从构式语法和重新范畴化的角度出发,首先驳斥了邓思颖的范畴特征参数化假设。该假设采用生成语言学的视角,认为词类的对立其实是特征值的对立,如在英语中动词范畴为[-N][+V],名词范畴为[+N][-V],因此英语的名词范畴无法直接做谓语句。那为什么汉语中可以呢?邓思颖(1998)依据此问题提出该假设,认为汉语的名词的两个范畴特征为[+N][+V],当名词做谓语句的时候激活了它的第二范畴特征。庞加光的假设仅仅只是给名词范畴贴上了标签,并没有触及到实质问题。

在词类—构式动态范畴化网络中,词类并没有[+N][+V]这样的范畴特征,而是直接被名词范型[N]范畴化。那么,如果名词成分具备某种性质,或者在某特定条件下可以在词类—构式动态范畴化网络中被重新范畴化,名词自然就具备了述谓性。这种名词特殊性质或者特定的条件是什么?庞家光认为是名词做谓语句时具备描述功能,以此为基础说明NP<sub>2</sub>被重新范畴化的过程,指出NP<sub>2</sub>被重新范畴化之后被赋予了描述功能,这个论证逻辑链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

魏在江(2017)则是从语法转喻的视角出发考察名谓句,将语义放在首位,发现在名谓句中NP<sub>1</sub>和NP<sub>2</sub>构成了一个完型,二者密不可分。这种完型结构在俗语中体现较多:

(21) 一寸光阴一寸金。

(22) 一日夫妻百日恩。

(23) 一朝天子一朝臣。<sup>11</sup>

<sup>10</sup> 高航:《认知语法与汉语转类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sup>11</sup> 魏在江:《汉语体词谓语句的语法转喻探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这些俗语都是名谓句的形式，且都有明显的转指义。如“一寸光阴一寸金”，用具象的金钱来表现抽象的时间的珍贵，便是认知语言学的经典观点：人们通过隐喻来认识世界，通过日常认知的事物凸显出抽象概念，必须从整体上把握。转指义是名词谓语句固化为俗语的关键因素。

申少帅（2015）回顾了六类名谓句的研究，重点评述了高航心理扫描理论和庞加光的重新范畴化理论，指出这两位学者的研究都没有说明名谓句的过程性如何形成，申少帅将过程性解释为时间侧面。他指出名谓句都聚焦于时间关系：

（24）鲁迅浙江绍兴人。

（25）昨天周四。

（26）明天大雾。<sup>12</sup>

（24）句表示一种恒定的状态，在时间上具备稳定，而（25）（26）则以说话时间为参照点，分别代表过去和将来的时间。在这三例中，句子的各个底层级的成分相互结合，形成合成结构（composite structure），植入到情境中，以会话时间为参照，“构成了分布在一系列连续的时间点上的一组构型”，于是名谓句就有了时间侧面。然而申少帅的时制系统研究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语料，只是尝试将 Langacker 对 Luiseño 语的时间性小句的解释应用于解释汉语。

帖伊（2019）的思路与申少帅相近，他针对传统认知语法理论对汉语解释较不完备的现状，通过对名谓句的研究发现了更适用于汉语的情境植入方式，整合出“基于框架和参照点的情境植入模型”，推导出名谓句意义构建的三个特征：名词时间化、植入隐性和阐释层级化。这是一次大胆的理论创新，但其理论的可靠性尚未经过实证，也未应用于其他语言，因此新情境植入模型的适用范围还未确定，仅能解决单句的名谓句的认知机制，无法直接应用于语篇考察。

从认知角度切入名谓句的研究正在蓬勃发展，但目前认知研究中的实证部分不足，还处于理论构建阶段，无法与实验相结合，若是以后能走进实验室，将说话时的反应用眼动仪、事实相关电位记录下来进行分析，必定可以更好地把握名谓句的生理机制。

## 结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名谓句的研究已经从传统三个平面研究向认知转向，学者们用不同的理论对名谓句进行了多层次、立体化的考察，希望能够从多维视角考察和解释名谓句，但名谓句研究仍然存在问题与局限。

首先，名谓谓语句还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学者对名谓句的界定也没有统一意见，各学者研究选取语料的标准都有所不同，没有明确的语料筛选标准也就导致了不同学者研究的“名词谓语句”在实质上都有差别，有些学者研究的其实是并置名词的联结问题，这无疑不利于名谓句的研究。王红旗（2016）提出的判定标准和原则是一次有力

<sup>12</sup> 申少帅：《现代汉语非动词性谓语句语义构建研究》，《现代语文（语文研究版）》2015 年第 9 期。

的尝试，依据他的主谓原则，形如“美国导演希区柯克”等词组可以排除在名谓句之外，较为实用。然而学界尚未有一个完善的辨析机制，亟待建立。其次，对汉语中名词的谓语句性的讨论也还远没有结束，上世纪的肯定派与否定派的研究都停留在定性层面，肯定派只提到某些名词在某些情况下具备谓语句性，但究竟是何种名词在何种情况下，皆语焉不详。最后，认知语言学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目前认知研究中的实证部分不足，还处于理论构建阶段，无法与实验相结合。对名谓句的研究材料也集中于汉语小句，没有涉及到语篇。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中的名词谓语句研究还需要深化，具体可以有一下的发展：

第一，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重点探讨语用在名词谓语句生成过程中的限制作用。长久以来语用在名谓句生成过程的作用被忽视，这无疑不利于我们正确认识现代汉语的生成机制，因此学者需深入寻找语用的制约条件，以此弥补空缺的领域。

第二，从语料库语言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大规模语料库实现对名谓句的定量分析。目前学者研究选用的语料多是自省语料、文献语料，未使用权威的名词谓语句语料库。因此，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可以对现有语料库的语料进行筛选、并收集整理语料库之外的文献的语料，建立一个翔实可用的名词谓语句语料库，从而对名词谓语句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研究。

第三，从“名动包含”“谓语句指称性”的角度出发，重新界定汉语中的词性与句法成分。沈家煊先生指出研究汉语应当尽力摆脱印欧语的目光，跳出印欧语言的主谓关系的思维定势。沈家煊先生已经做了充分的尝试，但想要真正探究汉语的句法区别于印欧语言的特性，还需要更多的学者深入研究。

## 参考文献

- [1] 陈建民.现代汉语句型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6.
- [2] 陈满华.体词谓语句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
- [3]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4] 高航.认知语法与汉语转类问题[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 [5]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M].上海:上海书店,1948.
- [6] 高名凯.语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 [7] 黎锦熙,刘世儒.汉语语法十八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
- [8] 李临定.汉语语法句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 [9] 刘顺.现代汉语名词的多视角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
- [10]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11]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2.
- [12] 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M].江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 [13] 叶长荫.体词谓语句[C]//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业务组.教学语法论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 [14] 赵元任.北京口语语法[M].上海:开明书店,1952.
- [15]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语法讲话[M].北京: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3.
- [16]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17] 班吉庆.名词谓语句综合研究[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4).

- [18] 陈一, 赵惜薇. 谓词性成分作主语的体词谓语句[J]. 北方论丛, 1998(01).
- [19] 丁雪欢. 指人名词充当主语的名词性谓语句[J]. 汕头大学学报, 1994(01).
- [20] 刘相臣, 丁崇明. 名词和定语短语充当谓语的句法功能差异[J]. 广西社会科学, 2012(09).
- [21] 马庆株. 顺序义对体词语法功能的影响[J]. 中国语言学报, 1991(04).
- [22] 申少帅. 现代汉语非动词性谓语句语义构建研究[J]. 现代语文(语文研究版), 2015(09).
- [23] 沈家煊. 动主名谓句——为朱德熙先生百年诞辰而作[J]. 中国语文, 2021(01).
- [24] 沈家煊. 谓语的指称性[J]. 外文研究, 2013(01).
- [25] 孙道功. 名核结构的属性语义关系模式研究[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0(02).
- [26] 王红旗. 体词谓语句的范围和语法形式[J]. 汉语学习, 2016(02).
- [27] 魏在江. 汉语体词谓语句的语法转喻探索[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4).
- [28] 吴正基. 体词谓语句研究说略[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2).
- [29] 邢福义. 说“NP”了句式[J]. 语文研究, 1984(03).
- [30] 周日安. 体词谓语句的分类[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4(01).
- [31] 李黎. 现代汉语名词性谓语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山西大学, 2007.
- [32] 庞加光. 汉语名词谓语——基于重新范畴化的许可模式[D]. 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大学, 2014.
- [33] 孙歌. 名核谓语句的“句法—语义”接口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
- [34] 帖伊. 现代汉语名词谓语句研究: 基于框架和参照点的情境植入模型[D]. 博士学位论文. 广西民族大学, 2020.
- [35] 王世群. 现代汉语名词性谓语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大学, 2004.
- [36] 尤翠云. 名词谓语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05.